

佛說生經卷第五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璧

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爾時世尊晨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次第求食即時轉行到梵志舍時彼梵志遙見世尊威神巍巍諸根寂定其心湛靜降伏諸根無復衆入如日之昇出于山崗如月盛滿衆星獨明如帝釋宮處於忉利如梵天主在諸梵中如高山上而大積

雪現於四遠如樹華茂其心澹泊如水之清
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八十種好徧布其體威
神光光不可稱限觀之如日即從座起與眷
屬俱前行奉迎稽首佛足請坐別牀佛便就
座時梵志梵志婦心懷踊躍若干種食香潔
之饌手自斟酌五供養無極飯食畢訖舉鉢洗
手更取卑榻聽佛說經於時世尊即爲梵志
及妻子僕從下使講說經道開解其心分別
其義諸佛之法隨其本源而演分別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應病與藥尋而心解

苦集盡道於時梵志妻子僕從下使即於座上達四聖諦取要言之則天眼歸佛法衆奉受五戒於是梵志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白世尊曰大聖弘恩得現利義今日所獲度於衆愚皆是如來至眞等正覺之所救濟由如大雲同於虛空普雨天下多所潤澤世尊如是常以大哀無極之慈廣說大法佛告諸比丘汝等寧聞梵志今所宣揚口所說乎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已見已聞佛言今此梵志與諸眷屬皆獲大利如是具足吾於異世令此梵

志得獲廣普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波羅柰城有一尊者名曰所守是梵志種也黠慧聰明識解義理卒對之辭口言柔美爲王所敬常可王心其國多有蒲萄酒漿飲食之具王及人民飲食快樂彼時梵志作異技術多所娛樂令王欣愕王大歡喜多所賜遺恣其所欲梵志白王我當歸家自問其婦欲何志求王即可之梵志便還到家問婦我興異術令王歡喜許我所願汝何所求以誠告我爲卿致來婦問梵志君何所願其夫答曰我願一縣

其婦答曰用縣邑求我願得百種瓔珞傳飾
臂釧步搖之屬種種衣服婢奴乳酪醍醐飲

食於時梵志復問其子汝何所求其子答曰

我之所願不用步行得乘車馬與王太子大臣俱遊於時梵志復問其女欲何志願其女

對曰我所求者欲得珠寶以自嚴身上妙被

服千女中央而獨殊好用餘異願手於時梵志又問奴婢欲何志求奴言欲得車牛覆田耕具婢曰欲得碓磨春粟碓麵以安四大人不得食則不悅喜無以自安於時梵志還詣

王所具足爲王本末說此妻子奴婢所可求也復以偈重歌曰

大王願聽之 所願各各異 我家心不同
婦索百瓔珞 男求車馬乘 女願珠寶飾
吾前畜奴婢 求田及碓磨

譬五

三

於時王以偈答曰

隨汝之所欲 則與不違心 應時使梵志
皆得歡喜悅 其王皆以賜 各各如志願
如意得具足 歡喜無一恨

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國王者則吾身是爾時

梵志則今梵志身是其妻者今梵志妻是子則子女則女奴則奴婢則婢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君臣經第四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諸比丘心自興念承佛威神諸天感之得未曾有於是世尊常以慈愍調達而反害意向於如來佛以大哀弘意得之或復比丘而說此言往者世尊豈不察知調達凶惡心懷詭害而捨除其頭髮或

有比丘各各議言佛以預知調達凶惡心懷危詭或有議言誰令調達除頭鬚髮作沙門佛遙聞之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便到其所告諸比丘調達凶惡不可稱量舉要言之言不可竟佛言如是如是其比丘調達者常以害心向於如來未曾和悅吾以慈心而降伏之昔者過去久遠世時已來難量從是以來佛久知之調達凶惡心懷危詭吾以慈心而降伏之續知如此故爲沙門欲令建立攝取善德以是爲本由因出家緣得救護欲計調達

不但今世求吾之便而懷害心吾常至真心

弘普而降伏之及往去久遠世時不可勝計
波羅柰城有國王號曰大猶以法治國不枉

萬民王有大臣名密善財智慧聰明無所不通名德超異與世不同其性吉祥殊妙和雅

墮五安隱無患常懷慈心多所愍哀志懷柔潤其

王無慇釋子哀心志不懷慈常伺人過欲得

其便心懷凶惡無一快於時彼王與密善財大臣俱大猶王告大臣人何所食說何所言多所安獲不致危害而得長益應時以偈而

歌頌曰

食言少獲多 不忍得長大 忍辱致損過
密善財云何

密善財大臣以偈報王曰

大王是瞋種 惠恨心所爲 無害無瞋怒
則正本所行

王復以偈問曰

以何得安寐 何行無憂患 以何至一法
密行致善財 賢聖何所歎 至滅能不憂
誰能保此事 除愁令無患

大臣以偈答曰

棄瞋得安寐 除恚無憂患 怒者毒之本
大王當知此 聖賢之所歎 緣此無憂患
以此義答王 嘘歎忍辱行 毀訾千瞋恨

五

分別令降伏 不推得其便

凶惡不能加 立之平等德

五

佛告比丘衆欲知爾時國王大猶則調達是
大臣密善財者則我身是以得佛道具演本
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拘薩國烏王經第四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明旦著
衣持鉢入城分衛國王波斯匿有四大臣拜
爲四將合四部兵欲伐他方小國於時四臣
遙見世尊與衆僧俱即詣佛所稽首足下退
住一面世尊問之諸仁者等欲何所奏諸臣
對曰王波斯匿遣臣等行舉四部兵欲詣他
國攻伐小國唯然世尊我等之身爲此國王
多所興立及餘衆勞常畏危命今當遠行行
當戰鬪有所攻伐如是發行世尊讚曰善哉

善哉諸賢難及所作難及是爲報恩而有反覆設行少所作不失汝等之身受王俸祿所作當然此事佳善爲慎儀像則成正仕報大神恩則有反覆諸賢聽之不但今世爲此國王有所興立成就功效所作難及昔者過去久遠世時沙竭之國大有諸鳥衆而來集會止頗其國彼有烏王名曰甘蔗王八萬烏在中獨尊烏王有婦名曰舊黎尼於時懷軀有阻惡食心念如是欲得鹿王肉食至誠白王欲得此食於今我身小發此念欲得善柔

鹿王肉食乃活不爾者死沙竭國王欲得善柔鹿王肉而食噉之獵者亦慕而行求之捕求之將來於時烏王聞其音聲合會烏衆汝等當行沙竭國王有大善鹿王形貌名須具夜欲得其肉彼時四烏應募吾等堪任取善柔肉用國王故不惜身命當辦此事無令餘烏逐我後行於時四烏數數往至大衆會所各自議言以何方便而得取之彼時其人國王使者往告太子說烏數來則遣守護所遊至處不得如願然後復遣大鳥之衆求願具

之肉今現在此便遊隨彼即時取肉舉之而去時國王子見大鳥衆恐懼馳走還白國王具說本末國王問之鳥所從來乃至於此太子白曰我見四鳥色像若斯數數來至於彼鹿苑吾亦數往然後四鳥來到時沙竭王即敕外人令捕鳥師致鷹將來四鳥見之畏在危命故往取來即時受教轉遣鳥師應往以若干變觀其所趣造立便張羅捕鳥輒以獲之生上國王於沙竭國王問其四鳥而呵罵之汝等何故數來至此犯吾境界四鳥答曰

唯然天王非我所樂不願至此又有王名曰安住與八萬鳥俱以爲眷屬之尊師其婦舊黎尼懷妊受胎發此阻極而以惡食欲得食噉須具善柔鹿肉彼王遣來受其君教不惜身命自投沉沒而奉謹敬非吾所願時國王聞得未曾有愕然怪之彼自食心莫作此食自受王教作此方計不惜身命爲其王投棄五軀命令之所爲誠非所及於世希有欲求俗人有此反覆受君父教尚不可得況鳥獸乎奉宣其命難及難及實未曾有於是諸鳥爲

王說偈言

唯願大國王 我止沙竭國 我等王安住
與八萬衆俱 婦名舊黎尼 欲思善柔肉
是大王鹿苑 具足爲王食 於是國王心

自念言此事 難得爲未曾 有於時國王

我等國王使 奉命來至此 受君之敬命
不敢自至此

告諸鳥曰赦汝罪過在汝所湊常得解脫勿
有拘制

佛告諸臣欲知爾時四鳥身不今汝等四臣

則是安住國王今波斯匿王是也今者國王
諸侯兵臣吏卿等所將八萬鳥是爾時得脫
不見危害今亦如是佛說如是四臣兵吏及
比丘僧莫不歡喜

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俱爾時梵志迷惑異道術不信佛法欲亂
佛教行於城中遙見佛來惡不欲覩竊入他
舍得無世尊瞿曇見我於時大聖愍傷憐之
尋到其所住於目前欲得避去求不能得又

欲馳走不能自致來詣佛所彼時世尊爲說
經法尋時歡喜善心生焉輒歸命佛及法衆
僧奉受戒禁繞佛三匝稽首而退還歸其家
即取應器盛滿中蜜兩手擎之來詣佛所而
欲奉上佛告諸比丘取是鉢蜜而布與衆僧

堅五

時一鉢蜜佛及衆僧皆得滿足鉢滿如故即
復授佛佛告梵志汝取是蜜投著大水無量
之流梵志又問何故佛言具足水中蟲螺𧈧
鼈魚鼈悉蒙其味梵志受教即投水中還至
佛所或驚或疑踊躍悲喜於時世尊尋以欣

笑五色光從口出上至梵天普照五道靡不
周徧還繞身三匝授菩薩決光從頂入授緣
覺決光從口入授聲聞決光從臂肘入說上
天福光從齊入說受人身光從膝入說地獄
餓鬼畜生光從足入於時阿難從坐起整衣
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佛不妄笑
笑會有意佛告阿難汝見梵志以蜜奉佛布
比丘僧餘蜜投水對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後
來世歷二十劫不墮惡趣過二十劫當得緣
覺名曰蜜具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我等悉

見於此梵志以一鉢蜜多所饒益而得緣覺
佛告比丘於是梵志非但今世以一鉢蜜多
所饒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往過世不可
稱計有一婆羅門徃入閑居寂寞之處見有
神仙多所博愛或有人說今此仙人徃古難

聖五

九

及當住啓受有人報言用爲見此養身滿腹
之種爾時有仙人得五神通見心所念即於
樹下閑居之處踊在空中住其人前其人見
之歡喜踊躍善心生矣即還其家盛滿鉢蜜
而奉授之時仙人受飛在虛空緣是施德後

作國王名曰蜜具以政法治國治國積年壽
終之後得生天上佛告比丘欲知爾時五通
仙人則我身是爾時梵志今梵志是爾時施
蜜受天人福緣是今世亦復施佛後致緣覺
於是賢者阿難以偈讚佛

至尊多哀憐 自然至誠度 爲諸天人世
懷衆獄繫者

故爲諸天世間尊 於法自在雨法教
以歡悅心多所勸 出家上天無數千
勝今無利皆得利 其有悅心歸命佛

恭肅殷勤造少薩
臨命壽終見趣安
爾時世尊讚賢者阿難曰善哉善哉審如所
云復次阿難造若干行乃成所立佛教一切
如母念子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俱爾時有一比丘尼子捨家爲道喜誦
家家與諸白衣雜錯麤犷行不純一母數訶
之勿得爾也行有節限若有法會講經說義
乃可行耳無得校進爲俗間事父亦呵之亦

不肯受父母之法教在於人間家居造亂但
與惡人不成就子共相追隨遇諸鬼人共搥
捶之加得手拳今欲投火中久乃置耳叫呼
得脫捨去諸比丘聞而往救之得還歸家諸
比丘衆而往白佛說其本末佛告比丘此人
不但今世不隨^{望五}家居教迷惑其行乃往過去
久遠世時有諸烏櫟賓近家居人數喜探欲
捕取之烏妻謂烏無得近人家作櫟莫信於
人得無取卿加之苦毒其烏聞之雖欲捨去
心懷戀戀不能避去衆人數數共觸燒之故

不捨去衆人捕得盡滅其毛羽荆棘繫頸天

時霖雨泥溺叵行又不能飛徐徐自伸歸到

其櫟妻時以偈歌頌問曰

誰皆滅毛羽 今天復降雨 被荆棘爲鎧

而立戶何謂

鳥以偈答婦曰

我身吉祥有所緣

於今天時大霖雨
汝促開戶無違我 且持食來活我命

其婦以偈答曰

我如所念如所造 卿所讒嘶多所貪

永樂北藏

佛說生經

今遭殃危如得華 後方當更獲其實

我之所頌亦可受 具足成酩致醍醐

值此勸苦衆惱已 當詣屏猥處閑居

去彼不遠有一神仙梵志道人遙聞其聲而

歌頌曰

不覩惡罪果 緣是遭苦患 以故莫作罪

聖五

將無受大惱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烏妻不乎今此比丘

尼是也其烏夫出家子爲沙門被打滅者是

也爾時仙人則吾是也昔日相遇今世相值

第六二冊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草驢馳經第五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爾時有一比丘新學遠來客至此國諸比丘欲求猗籌今觀於子行不具足舉動不詳將無於此造損耗業爾時新學不得猗籌復詣餘處求索猗籌彼諸比丘不問本末速授猗籌前比丘聞即往問言卿何以故不問本末便與猗籌比丘答曰吾授猗籌有因不妄當奉事我供養以時有新比丘安詳雅

步舉動不暴入出進退不失儀法類如佳人不以凶惡主比丘獨在不出新學比丘復取衣鉢取主比丘撻捶榜笞就地縛束撙繫其口將無所喚人聞其聲即於其夜馳進行走天欲向曉諸比丘衆適聞其聲皆來趣之解其繫縛則問其意時彼比丘本末爲說諸比丘當共分布行求索之使我還得衣鉢諸比丘答曰吾等語卿莫得妄信勿與猗籌將無見枉自在放恣不用吾語所可作者今可自省時諸比丘具啓世尊佛言諸比丘此比丘

者不但今世爲是凶人所見侵枉不知本末

而妄信也而在相遇輒爲所侵乃往過去有

梵志名草驢馳載瓦器有持門戶行於道路

遇見一奴住於道傍遙覩梵志稍來近之心

欲劫奪與之相見梵志信之此人見我來奉

事我有所施與來親附我彼時梵志以偈頌

曰

汝處於四衢 頰貌有反覆 人未知本末

不選擇觀察 其道人觀此 淨修行最法

無有衆惱惡 當施供事我

爾時餘梵志道共侶行皆共謂言莫信比人

將無欺卿過奪財物以偈頌曰

梵志無得趣見人 於四衢路莫妄信

搖動其耳面無理 定將過卿奪卿物

彼時梵志不信伴語反信賤奴未有所益佐

助供養於時彼奴向於夜半見人斷絕即奔

走前撻捶梵志破傷腳膝眼眩躯地奪其財

物草驢馳梵志亡失所有又復破其膝躯地

啼泣如小兒稱怨呼嗟時有一天名淨修

梵行以偈頌曰

其求財於利 而行於敗衰 懶悞而自用
不從尊師教 皆當得是惡 如彼梵志苦
從遇不慎路 獲罪如梵志

佛告諸比丘爾時梵志草驢馳者今此比丘

望五

十三

授新學比丘猗籌者是髮鉗惡奴新比丘心
懷惡依猗籌緣是劫盜者是也彼時諸異梵
志今諸比丘難被比丘者是也爾時淨修梵
行天者吾是爾時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諸比丘悉共集會
皆異嗟歎心念世尊得未曾有一人興世號
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毀壞一切諸外異學忽
然幽冥無復光耀未有佛時致妙供養衣被
飲食牀卧之具莫不恭事自歸之者佛現世
間是等之類言誨不行佛以道耳遙聽比丘
所共講議即到其所問諸比丘向者何論諸
比丘具足自啓說我等集會平等正覺適興
于世諸外異學便沒不現忽然幽冥無復光

曜佛告諸比丘吾未興世外學熾盛如無日
月燭火爲明日月適出燭光無明今佛興世
異學皆沒無復威曜獨佛慧明無所不照不
但今世有殊異行也前世亦然未曾有法乃
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大國在於北方邊地
之土號曰智幻智幻土人齋持鳥來至彼遮
梨國其土國界無有此鳥亦無異類奇妙之
禽時彼國人見持鳥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供養奉事飲食果蓏日日月月而消息之遠
方之鳥而覺見之皆來集會不可稱數一國

普共供養奉事尊敬無量於彼異時有一賈
人復從他國齋三孔雀來時衆又見微妙殊
好羽翼殊桀行步弘雅所未曾有衆人共觀
聽其音聲心懷踊躍又加於前千億萬倍皆
棄捨鳥不復供事鳥無威曜忽然無色如日
之出燭火不現求無復心在諸鳥許普悉愛
墮三
敬於彼孔雀視之無厭前所敬養諸鳥之具
皆以供養孔雀之形尊敬自歸諸鳥皆沒不
知處所於時有天即歎頌曰

未見日光時

燭火獨爲明

諸鳥本見事

水飲及果蔬 由音聲具足 日出上樹間
諸鳥所見供 於今悉求無 當觀此殊勝
無尊卑見事 尊上適與現 卑賤無敬事
於是賢者阿難緣世尊教心懷踊躍以頌讚
曰

如佛不興出 導師不現世 外沙門梵志
皆普得供養 今佛具足音 明白講說法
諸外異學類 未失諸供養

佛告諸比丘 欲知爾時孔雀者我身是也
烏者諸外異學也 天者阿難也於時在世雖論

經法未除三毒生老病死不能究竟除塵勞
垢淨修梵行於今如來興于世間如來至真
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天人師無上
士道法御號佛世尊於今說法具足究竟淨
修梵行離諸塵垢除姪怒癡生老病死獨步
三界而無所畏降伏諸邪衆外異學莫不歸
伏一切蒙度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仙人撥劫經第五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錦盡手長者至舍利

弗所諷誦經還歸其家歟所居處下其鬚髮而爲沙門未得羅漢一切所造皆已備足時諸比丘往見世尊今我等察錦盡手啓首面見聞說法律尋時出家而爲沙門博聞多智講若干法言談雅麗詳緒無擴興起禪思故復還家世尊如是隨其所應未得羅漢無根無著法以未成就覩見生死周旋迴轉不得解脫如佛所教如來至真等正覺所獲安隱佛告諸比丘何足爲怪吾成無上正真道爲最正覺錦盡手爲舍利弗雖見教化度於四

患吾於異世以凡夫身廣說經法度諸憇苦乃爲殊特往昔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仙人名曰撥劫得五神通時爲國王所見奉事愛敬無量神足飛行往反王宮彼時國王供養仙人一切施安坐在王邊日日如是王奉仙人布疋而行手自斟酌百種飲食積有年歲供養無限於時彼王有小緣務王有一女端正殊好於世希有王甚敬重重之無量女未出門王告女曰汝見吾不供養仙人奉事慇懃不敢失意女則白曰唯然以見王告之曰今

吾有事當遠遊行汝供養之亦當如我奉莫

失意時彼仙人從空中飛下至王宮內王女

見來以手擎之坐著座上適以手擎觸體柔

軟即起欲意適起欲心愛欲興盛尋失神足

故不能飛行思惟經行欲復神足故不能獲

時彼仙人見國王女貪欲意起不能從志步

行出宮如是所爲其音暢溢莫不聞知時無

央數人皆來集會王行事畢還入其宮聞于

仙人失于無欲墮恩愛中失神足故不能飛

行王時夜至其宮獨竊自行徃見仙人稽首

足下以偈頌曰

吾聞大梵志 卒暴皆貪欲 爲從何所教
何因習色欲

時撥劫仙人以偈答王曰

吾實爾大王 如聖之所聞 已墮於邪徑

以王遠吾教

王以偈問曰

不審慧所在 及善惡所念 假使發欲心

不能復本淨

時撥劫仙人復以偈答王曰

愛慾失義利 媚心鬱然熾 今日聞王語
便當捨愛慾

於時國王教告仙人仙人羞慚剋心自責宿
夜精勸不久即還復神通佛告諸比丘爾時
仙人撥劫今舍利弗是國王者吾身是佛說
望五十七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清信士有子聰
明智慧辯才在在所興無所不博能自豎立

而無懈怠明了殊絕又曉家業買賣之利多
獲財寶供養父母佛威神護諸天宿衛無央
數人所共愛敬不可父意不愛念之常憎惡
見驅使出舍數加捶杖不能復堪馳至他國
在於異土賈作治生方便計校興造時節不
失不廢所業多積財寶清信士聞多積財寶
遙遣人呼使來歸子不肯還清信士復遣人
行設使不來遣財物來慇懃諫曉都不可遣
其子報曰父困苦我不可復計至使今我不
能受心所遣遺也復難自往時清信士對比

丘衆自訟說意其子有病不順父母諸比丘具以啓佛世尊告曰此清信士不但今世與子不和前世亦然福德殊異有所造行無所違失不可其心比丘且觀於此其子智慧殊特德不可量不可其心不欲聞其聲復欲思得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爲獮猴師教於獮猴舉動法則技術戲笑多所悅豫於衆人民以此技術無央數人悉共愛敬遠近皆來觀其技術蒙是之恩多獲財利其阿夷扇持前後獮猴大

得衆物搗捶搏蹋其人異日將彼獮猴入於城中縛於柱者搗捶毒痛毀辱折伏於時獮猴竊得嘿出馳走入山閑居獨處近附仙人依之止頓採取果蓏供養仙人復自食之阿夷扇持聞之走在某處空閑山中而遣人使呼之來還獮猴不肯遙報之曰吾今續念前固毒我衆患難量前時我父橫無過罪而見望五十八加毒毀辱叵言今故馳走來入山中阿夷扇持便自往謂獮猴言來歸還家嘿聲不肯仙人報曰亦可原置答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

報曰敢可強致小勸喻之然後持行假使強欲致之儻不能也其人答曰假使方便欲致之去不肯往者吾當作計即時以偈而歌頌曰

卿賢柔善子 譬如鹿就蔭 便從樹枝下

得無飢渴死

爾時獮猴以偈答曰

不仁和生我 我自知志性 從何所觀聞
獮猴爲柔賢 我到諸方面 未有中間念
假使有邪長 終不能制意 吾今續念之

君阿夷扇持 將我入城中 繩柱加毒痛
於今不忘之 摶捶我苦毒 我已得自在
不能就君困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阿夷扇持子今清信士子是也清信士則父也其仙人者我身是也如是具足當分別說佛說如是^五莫不歡喜

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清信士其婦端正面貌殊好威光巍巍威德無倫聰明智慧言

語辯才多所悅豫衆人所敬於時夫婿不敬重之憎惡不歡不欲見之反更敬愛不急老嫗僕使爲妾而敬重之其婦見婿心異不和志在下使便謂其夫假使卿心不相喜者儻當見聽出家爲道作比丘尼數數如是婿便聽之即便出家爲比丘尼晝夜精進行道未久證得羅漢然於後時其清信士所敬女人華端正殊好面貌殊妙色像第一於世希有名德難及其梵志有一婦婢使而親近之慎歸非常設時清信士便行求索得前時所娶爲比丘尼呼之歸家比丘尼不肯隨之吾已出家則爲他人更生異世罪福不同時比丘

尼聞往白世尊說其本末佛告諸比丘是清信士前世毀辱此有德之人不但今世又此女人生生有德有殊特之志此人常壞亂之今比丘尼已入三大路復欲毀之不得從願佛告比丘乃古無數世時有一梵志婦名蓮華端正殊好面貌殊妙色像第一於世希有名德難及其梵志有一婦婢使而親近之慎敬於婢不肯恭敬蓮華之妻不喜見之反用婢語將婦出舍至于山間上優曇鉢樹採諸熟果而取食之棄諸生果而用與婦其婦問

曰君何故獨噉熟果生者棄下而持相與其夫答曰欲得熟者何不上樹而自取之其婦答曰卿不與我我不能得當從夫命婦即上樹夫見婦上樹尋時下樹以諸荆棘遮樹四面欲使不下置在樹上捨之而去欲令使死於時國王與諸大臣共行遊獵過彼樹下見其女人端正殊好顏貌殊異世所希有即問女人卿何爲人爲所從來其婦本末爲彼國王說所戀國王見女人女相具足無有衆瑕心自念言其彼梵志愚騃無智非是丈夫而

不敬喜于此女人除棘載去至其宮內立爲王后其后智慧辯才難及互用擣蒲及以六博書疏通利遠近女人來共博戲王后輒勝無能當者於時梵志遙聞彼王有后端正工於博戲其有來者王后得勝無不歸伏莫能勝者心自念言且是我前婦非是異人其我前婦博戲第一又彼梵志亦工博戲欲詣王現其技術時王后聞一梵志形像如此及其顏貌長短好醜即心念言是我前夫於時梵志詣王宮門王即現之遙試博戲侍人名齒

於時梵志以偈頌曰

髮好長八尺 其貌若如畫 柔軟上第一

當念熟果蓏

於是王后以偈答曰

往時婢自在 其志好其所

敬重爲第一

劫取爲第一

時梵志復以偈答王后曰

詣閑居龍處 龍象常所遊

當念熟果蓏

王后以偈答梵志曰

獨自噉熟果 生者棄與我 是吾宿因緣
梵志所劫取

於時梵志心中懷恨即自剋責悔無所及佛
告諸比丘爾時梵志今清信士是其婦者今
婦是彼國王者吾身是爾時起亂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譬喻經第五十五

過去無數劫時有獨女賣麻油膏爲業時有
比丘日日於是母許取麻油膏爲佛然燈積
有年數佛後授比丘決汝後當作佛諸天國

王人民悉往賀比丘比丘言我受恩獨母聞
比丘授決便到佛所白言此比丘然麻油膏
者我所有願佛復授我決佛言此比丘作佛
時汝當從其受決佛告舍利弗是時比丘者
提憇竭佛是時獨母我身是也昔維耶離國
有一長者聞佛來化即詣佛所稽首禮足白
佛言意欲請佛一時三月佛默可之即攝衣
持鉢就長者家餘人請者不能復得皆興惠
意圖害長者便剋日舉兵圍舍數重長者怖
懼至心於佛無復他想佛爲說法若干要語

長者及眷屬皆遠不起法忍佛從坐起出解
外人說恚害之苦報嘆和慈之福若干要言
衆人意解八萬四千發無上正真道意諸比
丘白佛今此大會見佛意解爲是遭時也爲
宿有因緣乎佛言今此衆會一時度者皆宿
與佛有因緣故五比丘白言願佛本末說之聞
者增益功德佛言昔有一國居近大海時王
名薩和達以慈治國視民如子國有大災三
年不雨人民飢餓王召梵志道士問當雨不
占者答曰滿十年乃有雨耳王聞是語恐人

民死盡愁憂不樂當作何計以濟國人乎復
念曰惟當身施以救衆生耳便齋戒清淨又
手向十方曰以我前後所作善行若有福報
者願生海中作大身魚以肉供養衆便閉口
不食七日命終得生爲魚身長四千里具識
宿命便墮海岸上正像黑山民人見山怪那
得是山皆徃視之乃知大魚舉頭目隨腦是爲內施
四等六度四諦非常十二部經爲衆生說是
爲大施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佛說望五

是時無數衆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首達耆
年尊教化五十人惟先年少其智深遠行諸
國土教化六萬人展轉與首達共會首達弟
子見惟先智慧勇猛悉欲徃崇之首達謂諸
丘爾時魚者我身是也爾時食我肉者今維
耶離國人是如來徃者以肉活衆生一世中

十三耳今以道慧救護識神還復本無長離三界
衆苦永滅矣菩薩勤苦具足三施何謂三施
外施內施大施是爲三施衣食珍寶國土妻子
是爲外施肢體骨肉頭目隨腦是爲內施

四等六度四諦非常十二部經爲衆生說是
爲大施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佛說望五

是時無數衆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首達耆
年尊教化五十人惟先年少其智深遠行諸
國土教化六萬人展轉與首達共會首達弟
子見惟先智慧勇猛悉欲徃崇之首達謂諸
丘爾時魚者我身是也爾時食我肉者今維
耶離國人是如來徃者以肉活衆生一世中

學者惟先年幼其慧薄少惟先竊聞其言菩薩法者當相供養行諸國土視若見佛今我無護而起同法之意惟先其夜默然而去其國土所以者何欲令學者供養首達首達者用詬謗惟先故墮摩呵泥犁六十劫既出得爲人無舌六十劫所以者何不制心口意故而失菩薩法罪盡已後逮前功德自致得佛號字釋迦文佛告諸學者其首達者則吾身是誰先者今現阿彌陀佛是其坐中一切皆悉言其失小耳得其罪大佛告諸會者身口

意不可不護其有信者奉行而得道所作過惡能自覺改悔首其過可得微輕昔無數劫時有一人大興布施供養外道梵志無數千人數年之中諸梵志法知經多者得爲上座中有梵志年耆多智會中第一時儒童菩薩亦在山中學諸經術無所不博時來就會坐其下頭次問所知展轉不如乃至上座問長老梵志所知亦不如儒童十二年向已欲滿知經多者當以九種物以用施之九種物者金馬銀鞍勒及端正女金澡盥及金澡槃金

銀牀席皆絕妙好如是之比有九種物長老梵志便自思惟吾十二年中無係我者而此年少歟乃勝吾人可羞恥物不足言失名不易便語儒童所施九物盡當相與卿小下我使吾在上儒童答曰吾自以理不強在上若我知劣我自在下無所恨也梵志懊惱避坐與之七寶交飾極爲精妙長老梵志因問儒童卿之學問何所求索答言吾求阿惟三佛度脫萬姓長老梵志心毒患生內誓願言吾當世壞子之心令不得成若故作佛亦亂

墮五十四
之不宜復念言善惡殊塗忍不相值唯當大修德爾乃相遇耳便行六度無極兼修諸善恒無廢捨之意於是別去施生九物與諸梵志使各分之已各減一銀錢追與儒童不受九物使吾之等普分得之儒童受已各自別去菩薩道成調達恒與菩薩相隨俱生俱死共爲兄弟恒壞菩薩爾時長老梵志調達是也儒童者釋迦文佛是以本誓故恒不相離是其本末也師言學當有善知識昔有驢一足其主恒令與馬相隨飲食行來常與馬俱

馬行百里亦行百里馬行千里亦行千里衣毛嗚呼與馬相似後時與驢相隨飲食行來與驢共侶驢行百里亦行百里驢行千里亦行千里毛衣頭軀悉爲似驢嗚呼唉痾純爲是驢遂至老死不復作馬學者亦如是隨善知識則日精進精進者得道駛隨惡知識則日懈怠懈怠者是爲長沒也昔者外國婆羅門事天作寺舍好作天像以金作頭時有盜賊登天像挽取其頭都不動便稱南無佛便得頭去明日婆羅門失天頭天頭若去衆人

三五

十五

聚會天神失頭是爲無有神神著一婆羅門賊人取我頭不能得便稱南無佛諸天皆驚動是故得我頭諸婆羅門言天不如佛皆去事佛不復事天賊稱南無佛得天頭去何況賢者稱南無佛十方尊神不敢當但精進勿得懈怠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歡喜如是後便追沙門去作比丘尼精進得應真道也昔有國王於城外大作妓

樂國中人民皆共觀之城中有一家其父有疾不能行步家室共扶將令彊行出城便止樹下不能自致語家中言汝行觀來還乃將我歸時天帝釋作一道人過其邊便呼病人汝隨我去我能令汝病愈人聞大喜便起隨去釋遂將上天至天帝宮見金珍寶非世所有意中生念欲從求乞有人語言可從求瓶病人便前詣釋言我欲去願乞此瓶釋便與之語之言此中有物在汝所願病人即時持歸室家相對共探之輒得心中所欲金銀珍

寶恣意皆得因大會宗親諸家內外共相娛樂醉飽已後因取瓶跳之我受汝恩今我富饒跳踉不止便墮地破之所求不能復得佛之經戒譬^{望土}如寶瓶初聞精進所願必得後小懈慢忘經失戒譬如瓶破無所復得也法家婦女著金銀珠環有四事上生天上一者著金銀珠環若有明經者聞經歡喜脫持布施是一福得生天上二者若見遠方沙門興起塔寺歡喜脫金銀布施勸助是二福得生天三者若貧窮困厄人聞佛說布施第一行便

解布施三福得生天四者得病疾臨命終時
脫持布施救助我命目自見施是人命盡歡
喜不懼得上生天是以法家婦女有四事行
著金銀寶環得上於天

佛說生經卷第五

音釋

釤	柵	絹切	碓	都內切	確	五對切	肘	陟柳切
	臂	鐸也		杵臼也	石	礫也		
櫟	鋤	交切	讒	作巢	𠙴	鋤鉏咸切	脣	脣節也
	正切	𠙴	𠙴	𠙴	鋤	切	脣	
庚切	接也	笞	𠙴	𠙴	鋤	切	脣	
超切	擊也	搏	𠙴	𠙴	鋤	切	脣	
主切	辟也	搏	祖	本	進	北諍切	榜	榜
之切	倒也	搏	本	進	北	諍切	答	榜
亦切	亦							
懨	懨	懨力	走	逃也	玄	災絹		
悞	悞	董切	逃	也	目	常切		
不調也	不調也	悞	計					

於武切 老 摩蒲 摩抽居切 捕薄 胡 盐 古 玩
婦之稱 摩切 捕蒲博戲也 胡鹽 切 漢
也唉阿唉音哀病 於何切

永樂北藏

佛說生經

第六二冊